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人女亮漂

集說小篇短國美代現

Selected American Short Stories

譯南稷羅・作名家各 美



漂 亮 女 人

美 各 家 名 作 · 羅 稷 南 譯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經臣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耿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目次

派克(Dorothy Parker)	一
漂亮女人	一
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	四
鼠與人	一
赫明威(Ernest Hemingway)	一
克里門加洛之雪	七
安得生(Sherwood Anderson)	九
種子	一

漂亮女人

Dorothy Parker 作

一

海斯莫西是一個很漂亮底女人：她這一類型激動着某些男人，一提到「碧眼金髮白皮膚」就會嬉皮笑臉地嘔舌搖頭的。她炫耀她底腳小，虛榮受苦，硬把牠們塞在小到幾乎不能忍受底夾腳高跟鞋裏面。她底動人之處是她底手，異樣地接合在散佈着淡茶色斑點的鬆軟底白手臂上——長長底，顫巍巍底手指，有着深而圓凸底指甲。她是不應該帶那麼些小手飾使牠們破相的。

她不愛回憶。在三十歲中間，她底過去是一種恍惚迷離底連續，一種模糊不底影片，記錄着陌生人們的行爲。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在那胡塗底寡婦母親久病死後，她被一家時裝公司僱用爲模特爾——這要算是她底得意時期，那時她豔裝濃抹，胸部高聳，亭亭直立。她底工作並不繁重，而且認識了許多男人，和他們度過許多夜晚，笑着他們底笑話，告訴他們

她愛他們底領結。男人們喜歡她，而且她把得到許多男人的喜悅作爲她底志願。廣交朋友對於她似乎是值得全力促其成功的事。男人們喜歡你，因爲你有趣，而當他們喜歡你的時候，他們就會帶你出去，到你要到的地方。她成功了，她定有趣的。她是一個好「白相」(一)。男人都喜歡好白相。

別種消遣，更簡單底或更複雜底，都引不起她底注意。她絕不考慮是否她可以用心作一點比這更好底別底事情。她底思想，更恰當地說，她所承受底意見，確是追隨着她底朋友之中的實際成功底漂亮女人的觀念的。

在她工作於時裝公司的那些年裏，她結交了赫比莫西。他是瘦底，伶俐底，而且動人底；他底棕色亮眼睛週圍有活動底條紋；而且他時常兇猛地咬掉他底指甲旁邊的肉刺。他大量喝酒；他覺得這是好玩的。她迎接他照例是提示他昨夜底醉態。

「噢，你真淘氣，」她常說，在輕易浪笑之中。「我氣得要死，你總是要那侍者跟你跳舞。」

(一) 上海話，含意極廣，凡玩耍，嬉戲，娛樂，閒蕩，消遣，胡調，等等皆屬之。

他們會面的時候她就立刻喜歡他。她很高興他底輕快底胡調，他底改竄流行小曲和滑稽劇情的俏皮話；她動心於他底瘦手緊挨着她底衣袖下面的感覺；她想要摸摸他底滑潤底頭髮。他順利地勾引着她。他們相識之後六個星期他們就結婚了。

她喜歡作新娘這觀念；用牠賣弄風情，在牠上翻花樣。別人們也曾向她求過婚，人數不少，但是他們都是嚴肅底胖男人，偶然到時裝店裏來的顧客；來自德莫尼，霍斯頓和芝加哥，以及她所謂甚至更滑稽底地方。她一想到紐約之外的任何住址就覺得十分可笑。倘若有人向她提出到西部去同居，她是不會把這要求當作認真底的。

她想要結婚。她大約將近三十歲了吧，他自己也記不清。她發胖，發軟，而且她底染黑底頭髮使她煩惱於塗抹過氧化物的不熟練。有時她對於她底工作有些害怕。而且她已經在男朋友之中好白相過兩千多夜了。對於這她越來越是故意做作，很少自然而然而了。

赫比收入充足，於是他們住在市區的一個小公寓裏。這裏有教會設備的食堂，中央懸着肝褐色玻璃球形燈；住室裏有一套「飽滿底」傢具，一株鳳尾草，和一幅翻印底馬達林（一）

的紅髮藍衣的畫像；寢室牆壁塗着灰藍色加紅花紋；海斯底化妝台上擺着赫比底照片，赫比底抽屜桌上擺着海斯底肖像。

她烹調——她是一個好廚師——兼管買菜，對付送貨男孩和洗衣服底黑種女人。她愛這住所，她愛她底生活，她愛赫比。在他們婚後的最初幾個月中她給與他她所有的全部熱情。她並不明白她已經是怎樣頹唐。一旦放棄好白相，這是一種喜悅，一種新場面，一種休假日。倘若她頭痛或腰痠，她就可憐地，嬰兒似地訴苦。倘若她心平氣和，她就不說話。倘若淚水來到她底眼裏，她就讓牠們流下。

在她結婚的第一年中她輕易地陷入了流淚的習慣。甚至在好白相時期她也就以無故濫哭著名的了。她在戲院裏的行爲是一個出色底笑話。她能够爲任何劇情而哭泣——單戀，雙戀，三角戀，誘姦，婚儀，和忠心底僕役，以至單薄底小衣服。

「海斯來了，」她底朋友們說，注意着她。「她又走了。」

無論劇情鬆緊，她都自由流淚。對於曾經笑過那麼多的她，哭是雅事。一切憂愁都變爲她底憂愁；她是多情的。她會悠悠地哭泣一個長時間，爲了報紙上記載着的被綁票底幼兒，

被遺棄底婦女，失業底人們，喪家底貓，和英勇底狗。甚至報紙已經不在她底眼前，她底心也還環繞着那些人物，淚滴規律地流過她底肥胖底面頰。

「老實說，」她對赫比說，「當你不想這一切悲哀的時候，這一切悲哀也還是存在這世間的！」

「是呀，」赫比說。

她並不懷念任何人。老相識們，那些曾經拉攏她和赫比的人們，當初還有些牽連，現在都已經脫出他們底生活之外去了。當她想到這事的時候，她認為這正是理所當然的。這是結婚。這是安靜。

但是問題是赫比已經不快活了。

有一個時期他曾經欣賞和她獨處之樂。他覺得自願孤立的新穎和甜蜜。後來突然大為掃興，無聊起來。好像有這麼一夜，和她同坐在暖氣正熱底住室裏，他對她不再有任何要求；而且第二夜他就厭倦了這一切。

他困惑於她底愉快迷離底憂鬱。當初，他回家看見她萎靡不堪，他就吻她底頸項，拍拍

她底肩膀，請求她告訴她底赫比有什麼差錯。她愛這一套。但是時光滑過，他發覺這其間並沒有什麼真實值得關切底事情。

「啊，爲上帝底緣故，」他說。「又鬧彗扭。好，在這裏驚掉你底頭吧。我要走了。」

於是他砰地關上房門，出去了。到深夜纔醉了回來。

她被婚後的意外事故弄得十分惶恐失措。最初，他們是愛人；後來，似乎沒有過渡時期，他們是仇人。她永遠不明白牠。

他離開公事房與回到公寓之間的時間越來越長。在這時間她悽苦地想像着他被撞倒，流血，死掉，和臉上蓋着一張報紙。後來她失去了對於他底安全的種種憂懼，逐漸變爲惱怒和感傷。當一個人要一個人陪伴的時候他越來得快越好。她無可奈何地渴望着他來陪伴她；她自己底時光要到他回來纔開始前進。他屢屢到將近九點鐘纔回來吃晚餐。他常常是早已喝過幾次酒而且酒力都已消失了的，全無高興，祇是大聲吵吵和挑釁底動亂。

晚間無所事事地坐着，他說，他是不能忍耐的。他誇口說他生平不會讀過一本書，這或

許不盡真實吧。

「要我幹什麼呢——對着這些廢料枯坐一夜麼？」他修詞底地問。他又砰地關上門出去了。

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她不能處理他。她不能應付他。

她發狠和他硬鬥。一種頑強底家居主義附着在她上，她咬牙切齒地防衛牠。她需要她所謂「快樂家庭」。她需要一個清醒底溫柔底丈夫，按時回家，熱心吃晚飯。她需要甜蜜底，舒適底晚間。和別底男人親密這念頭是她所害怕的；一想到赫比會找別底女人取樂她就暴躁起來。

她覺得她所讀過的各種東西——從圖書館借來的長篇小說，故事雜誌，和報紙上的婦女欄——似乎差不多全都敘述着失掉丈夫底愛的婦人們。她能够忍耐這些，比之那些敘述婚後純良親睦底幸福生活的文章。

她恐慌了。有好幾次，赫比晚間回家來，發見她裝束整齊——她已經換掉並不時新底衣服——而且塗脂抹粉。

「今晚我們出去瘋一瘋，好不好？」她歡迎他。「人生能有幾時好玩，一死什麼都完了。」

他們去到小食店裏和化錢較少底舞廳裏。但是結果不好。她再也不能發見在看着赫比飲酒之中有任何趣味。她再也不能爲他底幻想奇談而好笑，她祇是這樣緊張地計算着他底放縱。於是她忍不住她底規勸——「啊，走吧，赫比，你已經够了，還不够嗎？明早你會覺得難過的。」

他立刻惱怒。真是蹩扭，蹩扭，蹩扭，她就單會鬧蹩扭。她是怎樣一個壞貨呀！於是吵鬧，於是他們之中的這個或那個氣憤憤地傲然走掉了。

她記不清她自己開始喝酒的確實日期。她底日子並沒有什麼分別。好像雨點落在窗玻璃上，牠們跑進來，緩緩流下。她已經結婚六個月了；然後一年；然後三年。

從前，她絕不需要喝酒。她能够誠懇地坐在別人飲酒的桌子面前一大半夜，毫無倦容，也不厭煩她周圍的人們的行爲。倘若她喝了一點雞尾酒，那是非常底事，會引起二十分鐘以上的談話議論的。但是現在她滿懷慘痛。一場爭吵之後，赫比往往就在外面過夜，而且她不

能從他得知那一夜是在什麼地方過的。她覺得她底胸膛裏面緊張而目痠痛，她底心好像一面電扇似的旋轉着。

她厭惡酒味。杜松酒，無論單純底或混合底。使她很難受。實驗之後。她發見蘇格蘭威士忌對於她最好。她喝牠，並不加水，因為這是使牠發生效力最快的方法。

赫比硬要她喝。他喜歡看她醉。他倆都覺得牠可以恢復她底好興致，那麼他們又可以同樂了。

「好姑娘，」他讚賞她。「讓我們看你熱烈起來，小乖乖。」

但是牠並未把他們拉得更親近些。當她和他共飲的時候，是有一小段快活時間的，然後奇怪，不知從哪裏開頭，他們狂吵起來。第二早晨醒來，他們都不確信曾經發生過的一切，說過的和作過的都模糊了，但是各人都深刻地傷心和痛恨。以後是報復底沉默時期。

從前他們曾經和解他們底糾紛，照例在床上。許多接吻。叫小名和說新興底約言……「噢，現在好起來了，赫比。我們會有昌盛底日子。我從前是蹩扭的。我猜想或許是因為我煩悶吧。但是目前各事順利。你瞧着吧。」

現在却没有和好底調解。他們恢復友好關係祇是在由於酒力使心懷豁達的短促時間，在更多酒力把他們引入新戰鬥之前。爭吵越來越兇。破口大罵和推撞，有時猛撲。有一次她底一隻眼睛被打癢了。第二天赫比看見她就害怕起來。他不去工作；伺候着她，提出種種治療的方法，而且把罪責都堆在他自己上。但是在他們喝了一些酒——「拉攏他們自己」——之後，她對於她底傷痕說了這樣多底怨語，以至他叫罵她，衝出去了，而且去了兩天。

每次他憤然出走的時候他都恐嚇說永遠不回來。她並不相信他，她也不考慮分離。她底頭腦或心情總有些懈怠，朦朧希望事情會改變，她和赫比會忽然安定於平穩底夫婦生活之中。這裏是她底家，她底傢具，她底丈夫，她底歸宿。她想不到變更。

她不能再吵鬧和閒談。她再沒有同情底眼淚；她所流的熱淚都是爲她自己的。她不停地。在房裏踱步，她底思想機械底地環繞着赫比轉圈子。這些日子，她開始怨恨孤獨，永遠不能克制那零落之感。當事情順遂的時候，獨自在一處，你能够自得其樂，但是當你憂傷的時候那就非常可怕。

她開始獨酌，終日斷續小飲。只有和赫比相處，酒精纔使她敏感和憎恨。在孤獨中，酒

爲她模糊了尖銳底事物。她生活在酒的昏霧之中。她底生活具有一種夢似底性質。並無離異底事。

一位馬丁女士搬來住在廳堂對過的房間裏。她是一個四十歲的肥大底漂亮女人，在種種方面正是莫西女士底將來的榜樣。他們認識了，一下子就變爲難分難捨。莫西女士底白天都消磨在對面房間裏。她們共同飲酒，振起昨夜飲後 頹唐精神。

她絕不把她和赫比的糾紛洩露給馬丁女士。要在談話中求寬慰，這話題是太惑亂了的。她讓她以爲她底丈夫的義務把他時常留在外面。這並不被認爲重要；丈夫之類在馬丁女士一流人看來不過是暗影似底角色。

馬丁女士並沒有分明底配偶；讓你自己去決定他是活着或已死掉吧。她有一個知己，環，幾乎每夜都來看她。他時常帶來一些朋友——叫作「孩子們」。孩子們是一些肥胖底，紅臉底，快活底大男人，或許四十五歲，或許五十歲。莫西女士是高興被邀去入夥的——現在夜間赫比幾乎都不在家。倘若他回家，她就不去訪馬丁女士。夜間和赫比單獨相處一定要吵架，可是她陪着他。她時常懷着莫名其妙底一綫希望：或許，就在今晚上 事情會變好的。

吧。

孩子們每次來訪馬丁女士都帶着許多酒來。莫西女士和他們飲着酒，變爲活潑，高興。而且無所顧忌。她一下子成爲善於交際的了。當酒力足夠模糊她和赫比的最近戰鬥的時候，她是感激他們底嘉納的。蹙扭，她是嗎？無風景，她是嗎？好，有人却另有異見。

愛德是孩子們之一。他住在阿提卡——有「他自己底生意」在那裏，這不大好底消息——但是差不多每星期他都要到紐約來的。他結過婚。他曾經把弟妹們的最近照像給莫西女士看，而且她熱忱地讚賞他們。不久別人們就承認愛德是她底特種朋友。

當大家打撲克的時候他和她賭；他坐在她近旁，他底膝頭偶然擦着她底。她底運氣頗好。她往往帶着二十元鈔票或十元鈔票或一把鈔票回家。她喜歡牠們。據她說，赫比對於錢愈來愈兇了。問他要錢就會吵架。

「你要拿牠搗什麼鬼？」他說。「全都糟蹋在蘇格蘭酒上麼？」

「我竭力節省開消的呀，」她反駁。「你從來不想一想，想過麼？噢，不，你底老爺派不操心這個。」